大學衍義

丙

格物致知之要

明道術二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九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禮記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國君昏禮）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為親捨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

何謂已重乎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乎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失之毫釐繆以千里故君子慎始也春秋之元謂書元年元者始也詩之關雎禮之冠昏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終云爾

臣按禮傳數條皆言昏姻之禮凡人皆所當知況人君處至尊之位其擇配也將以繼先聖之後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其可不味孔

子之言以致謹重之意乎

易坤文言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

臣按陽者天道也夫道也君道也陰者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故在天道則乾始之坤生之陽主歲功而陰佐陽以成歲在人道則夫主一家之事而妻佐之天子主天下之事諸侯主一國之事而后夫人佐之君臣亦然妻之與臣雖有善美含而晦之從其事而不敢

尸其功亦猶地道代天終物而成功則歸之天也詳玩此指則爲人之妻者其可以擅家之柄爲人之臣者其可以擅國之柄乎書稱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又稱臣而作福作威玉食則害于家凶于國其指一也嗚呼可不戒哉

小畜 卦名畜止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臣按程頤曰三以陽爻居不得中而密比於四陰陽之情相求也又暱比而不中爲陰畜

制者也故不能前進猶車輿說去輪輻而不可行也陰受制於陽者也而反制陽如夫妻之反目也反目謂怒目相視不順其夫而反制之未有夫不失道而妻能制之者也三自處不以道故四得制之不使進猶夫不能正其家室故致反目也 臣觀自昔柔闇之主若唐高宗受制於武氏不足怪也隋文創業之君而亦受制於獨孤何哉由自處之不正故耳自處不正然後妻得制之順之言可以為永鑑也已

歸妹卦名妹少女之稱歸嫁也此卦震上兌下震長男兌少女也故曰歸妹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則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無攸利柔乘剛也

臣按歸妹卦體長男在上少女在下若得其正者然震動也兌說也故程頤謂以說而動未有不失正者又曰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禮此常理也苟不由常正之理徇情肆欲惟說是動則夫婦瀆亂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如歸妹之乘剛是也

所以凶無所往而利也夫陰陽之配合男女之交遇理之常也然從欲而流放不由義理則溪邪無所不至傷身敗德豈人理哉歸妹之所以凶也臣謂乘者陵跨之謂柔乘剛婦乘夫此逆理亂常之事故聖人深以為戒云

記郊特牲婦人從夫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猶丈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知與智同

家語孔子之書曰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

臣按婦者坤道也故以柔順為貴而無專制之義夫者乾道也故以剛健為貴而有帥人之智帥人者謂其剛明果斷可以統御乎人也士大夫則統制一家諸侯則統御一國天子則統御天下無二道也為婦而剛彊則婦不婦矣為夫而柔弱則夫不夫矣夫也者夫也謂其當盡丈夫之道也孟子謂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至於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而富貴貧賤威武所不能移奪者然後謂之大丈夫於此可見夫與婦之分矣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三（夫婦之別）

大禹謨曰后克艱厥后（后君也艱難也）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幾期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違逆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臣按大禹言君臣之道蔽之以克艱之一言可謂至矣蓋以為艱則存敬畏之心以為易則啓驕逸之志此治亂安危之所自分也孔子告定公之言其與大禹若出一揆萬世君臣之藥石也言不可以若是其幾者謂未可若是必期其効也然知為君之難則邦必興唯予言而莫敢違則邦必喪是又必然而可期者也子思之告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議其

非此所謂唯予言而莫予違也苟如是未有
不亡者嗚呼可不戒歟

益稷（虞書篇名）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勑戒也幾微也）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股肱謂臣元首謂君）百工熙哉（熙廣也）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地）言（盡敬於君大言而疾曰颺）曰念哉率作興事（率摠率也）慎乃憲（憲法度也）欽哉（欽敬也）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賡續也載成也）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叢脞煩碎也）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墮壞也）

臣按此章繫於命夔典樂之後蓋當是時治

定功成禮樂大備和氣浹於天壤之間鳳儀
獸舞有不名自至者帝舜則曰天命靡常可
戒而不可恃也真情所發見於詠歌惟時者
謂無時而不戒也惟幾者謂無微而不戒也
天道難諶理亂安危相爲倚伏斯須敬畏之
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
禍亂之所自生帝將作歌先言所以歌之意
也帝之意責成於臣故謂股肱喜然後元首
起而百官之事熙爲喜謂樂於有爲起謂有
所作興也臯陶之意則歸重於君謂事雖作

於百官而揔率作興者君也法度之已定者
不可不謹守之事功之已成者不可不數省
之守之不謹則定者壞省之不數則成者虧
敬哉敬哉不可忽也此亦先言欲歌之意也
於是續成其歌曰元首明則股肱良而庶事
康又歌曰元首煩碎則股肱惰而萬事墮范
祖禹嘗論之曰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
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
肖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
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

此萬事所以隳也斯言得之然帝之歌本為勑天命而作君臣唱和乃無一語及天者修人事所以勑天命也後之人主宜深體焉

自克艱以下皆言君臣之道

洪範周書篇名箕子作也惟辟作福惟獨也辟君也惟辟作威威謂刑罰之類惟辟玉食玉食謂珍貴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而汝也人用側頗辟人謂有位之人側頗辟皆不平不正之意民用僭忒僭謂僭上忒差也

臣按此箕子為武王陳萬世君臣之大法也

福威者上之所以御下玉食者下之所以奉
上也曰惟辟者戒其權不可下移曰無有者
戒其臣不可上僭也夫君臣上下之分如天
冠地屨之不可易臣而福威則盜上之柄矣
臣而玉食則儗上之奉矣大夫為此則害于
家諸侯為此則凶于國其臣民尤而效之亦
將傾邪而妄作僭忒而踰分矣孟子所謂不
奪不饜者理固然也或謂吴楚嘗僭天子魯
之三家嘗僭諸侯不聞其害與凶何邪曰惠
迪吉從逆凶順乎道即吉逆乎道即凶也臣

而僭上即所謂害即所謂凶也况吴楚之簒弒相尋而季孟之家臣繼叛又非凶害而何吁洪範九疇箕子受之大禹大禹受之於天片言隻辭莫非天理而可違乎以此坊民猶有竊弄威福如齊田氏選物上第盡歸私室如漢董賢者

詩蘀兮鄭國風刺忽也昭公名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蘀兮蘀兮風其漂女漂猶飄也叔兮伯兮倡予要女要法也

臣按春秋傳昭公之立祭仲用事所謂臣強者指祭仲而言也君尊臣卑天下之定分卑者宜弱而反強者由尊者當強而反弱也尊者何以弱柔懦而不自立怠惰而不自振此其所以弱也君既弱矣威福之權必有所歸此臣之所以強也君倡臣和天下之常理君既弱不能司出令之權而其臣自相倡和而不禀於君蘀兮蘀兮風其吹女諸大夫處強臣之中猶蘀之遇風危墜而不能自保也於是叔伯相語自為倡和自結黨與以為避禍

之計蓋知上之不足賴也國勢至此所謂吾末如之何也已矣為人君者其可不以乾健自勵也哉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臣按籜兮之刺曰臣強而已至此則一國之權盡歸祭仲生殺予奪仲得顓之其強又益甚矣夫天下未嘗無賢雖權臣用事之時亦

必有不肯阿附者人君能即而圖之其勢猶
有可回之理若齊之權在田氏而有晏嬰使
景公能與嬰圖之田氏未必能遂其簒國之
志魯之權在季氏而有子家羈使昭公能與
羈圖之季氏未必能成其逐君之謀二國之
權不可以復收由二臣之言不見於用也此
詩蓋當時賢者所作賢者不見遇於君而無
自絕之意故雖不與言不與食而幽憂憤切
至於不能餐不能息爲其心之忠厚何如哉
使昭公能與斯人圖之必將有以處此而昭

公莫之能也未幾祭仲得以竊廢立之權逐
忽如棄梗置突如易棋（突厲公也）其漸非一日矣
先儒以目君狡童為非禮（臣）以為此發憤怒
罵之辭辭雖不遜而其心則至惓惓也讀者
毋以辭害意云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
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
希不失矣（希少也）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
執國命（陪臣大夫之家臣）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
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臣按是時季氏以大夫而專魯國之政陽虎以家臣而專季氏之政孔子斯言蓋傷之也天無二日國無二王尊無二上天下之事惟天子得專之故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諸侯不敢干焉天下無道則天子不能有其柄而諸侯得以竊之矣諸侯猶不可專況大夫乎大夫猶不可專況家臣乎春秋之世齊晉秦楚迭主夏盟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世變至是蓋可傷矣未幾而諸國大夫專權自用禮樂征伐又不出於諸侯既而家

臣竊弄而政令復不出於大夫名分陵夷紐
逆日甚其可傷益甚焉然非道而得亦必以
非道而失逆理愈甚則失之愈速故諸侯竊
天子之柄少有十世而不失者自餘則或五
世或三世少不失者以理言之大槩如此曷
若三代盛時天子而下以至家臣各安其分
歷數百年而無禍哉既又言天下有道則政
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蓋是時諸
侯之政多在大夫如魯之三家晉之六卿齊
之田氏皆以人臣專國而國人公議皆所不

與故重言之以見政在大夫決非可久之道也自秦罷侯置守諸侯不得以擅天子之事宜若海内之勢歸於一尊而内重之勢成當國用事之臣又得以竊其柄如漢之莽操魏之師昭至於簒國莽之禍及其身操始三傳而司馬氏竊取之司馬氏再傳而諸王五胡兵難相尋去亡無幾質諸先聖之言殆若符契吁可戒哉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三桓者季氏叔孫氏孟氏皆桓公之子故

日三桓

臣按此章專爲魯而言也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赤嫡也宣公庶也而君失其政至此歷五公矣自季孫宿專國政歷四世至桓子而爲陽虎所執夫祿去公室而政歸大夫大夫之勢宜益強也而三家之子孫乃衰微弱而不振何邪蓋以臣僭君者逆理亂常之事其能久乎善乎先儒蘇軾之說曰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嗚

呼其亦可為後世人臣顚國者之戒歟

以上言君臣之名分分雖嚴而上下之交不可無禮故以君使臣之禮繼之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臣按君以敬待其臣是之謂禮臣以誠事其君是謂之忠二者皆職分所當然非相為偽也然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亦理之必然也意者定公之於使臣容有未能盡禮者故孔子以是告之而語意渾然又若非有為

而發者此其所以爲聖人之言歟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視猶待遇也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反還也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導之出疆一也先於其所往二也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三也如此則爲之服矣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

謂拘繫之不容去也又極之於其所往極窮也如晉錮欒盈與諸侯盟勿受之使其窮無所歸也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臣按戰國之君以爵祿奔走士大夫無復還臣之禮其臣亦懷利苟從無復事君之忠故孟子以此深警齊王也昔魯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孟子之告

齊王卽子思之告穆公者也然其辭益峻切矣撰諸前章孔子之言可以見聖賢氣象之分雖然孟子為齊王言則然也而所以自處則不然也千里見王不遇故去而三宿出晝齊邑名未嘗有悻悻之心猶幸王之一寤而退已也曷嘗以寇讎視其君哉故曰孟子為齊王言則然而所以自處則不然也

以上摠言君臣交際之禮

鹿鳴詩小雅之篇名周文武時詩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

盡其心矣其一章曰呦呦鹿鳴呦呦和聲也食野之苹苹今蔞蒿也我有嘉賓鼓瑟吹笙瑟笙燕樂也吹笙鼓簧吹簧之時鼓笙中之簧承筐是將筐篚屬所以行幣帛也承以藉之筐以貯之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周行大道也

臣按詩之所謂嘉賓指羣臣之與燕者也於朝則曰君臣於燕則曰賓主先王以禮使臣之厚也如此鹿食苹則相呼呦呦焉而樂君臣賓主之相樂亦猶是也夫君之資於臣主之資於賓果為何事哉欲聞道義而已故飲食以享之琴瑟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庶乎

好愛我而示我以道矣夫賢者豈以幣帛飲食爲悅哉婚姻不備則貞女不行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故必如是然後示我以道焉此詩凡三章皆叙燕樂嘉賓之意今姑摘首章以見先王之待其臣如此士之死職宜矣中庸曰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詛不信夫

禮記曰君子式黃髮君子謂人君也人君乗車有所敬則憑其軾故武王式商容之閭黃髮老人也下卿位卿位卿之朝位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

臣按式黃髮所以敬老下卿位所以尊賢言者不卑其臣也如此漢世待宰相御坐爲起

在輿為下或其遺意歟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卿老上卿也上卿貴故曰卿老世婦兩媵也

臣按國君之貴卿老世婦皆其臣妾而不名之所以示敬也漢世待大臣之有勳德者賛拜不名意本如此

五官之長曰伯謂為三公者其擯於天子曰天子之吏擯相之辭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也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為之牧也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

臣按古者天子待公侯之禮親之尊之至於如此其厎後世有間矣

禮記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筭（言屢往無數也）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比及也卒哭葬後之祭殯斂也）

儀禮坐撫當心要節而踊（此君臨臣喪之儀撫謂撫其尸也）

春秋傳晉荀盈卒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

臣按古者君視臣如手足故其疾也憂之至

焉其死也卹之至焉禮記而下三條可見其略而鄉黨亦有君視臣疾之文曰東首加朝服拖紳則疾而見君之禮也衛有太史柳莊社稷之臣也獻公聞之死釋祭而弔之荀盈未葬而晉侯飲樂則屠蒯以為譏世降春秋君臣之間愛且敬猶若此三代之盛從可知矣古道既淪斯禮埽地然唐太宗之於房杜魏三臣其疾也憂惻之其亡也愍悼之極君臣終始之遇杜如晦疾篤上自臨視既薨上每得佳物輒思如晦遣賜其家久之語及如晦必流涕後忽夢如晦若平生敕所御饌牲祭房玄齡疾篤上令肩輿上殿

至御坐側乃下相對流涕因留宮中小愈則喜形於色加劇則憂悴病篤上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親徵寢疾上與太子同至其第撫之流涕問所欲言後數日上夢徵若生平及旦而奏徵薨而於張公謹之歿雖辰日不爲之輟哭視古蓋庶幾爲太宗亦賢矣哉

漢文帝時賈誼上跪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級等也廉側隅也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民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

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
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
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
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
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
遭君之乘車則下入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
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
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
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
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

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不無陛乎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隷無恥之心乎又曰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音鈍無恥集詬無節集詬謂無志分也無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又曰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無別者

不曰汙穢曰帷薄不脩坐罷音疲軟不勝任者不
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
未斥然正以謼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遇之
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
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
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
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
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
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
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

此志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
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
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
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
所致也

臣按皐陶賡歌而舜拜之益進昌言而禹拜
之周公獻卜而成王拜之古者聖帝明王以
禮遇其臣者蓋若此自秦而後尊君卑臣之
禮日以益甚於是君之於臣直謂名位足以
牢籠之祿利足以鼓舞之臣不能無求於我

而我可以無藉於臣君亢然自尊於上如天地神明之不可親臣退焉自卑於下如僕隸趨走之唯恐後上下之情日以乖隔而亂亡之禍至易之所謂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者也故因孔子使臣以禮之言上引周詩下及賈誼之論以見君之待臣不可不以禮云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四君使臣之禮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九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十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子曰君子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將猶承也匡救其惡匡正也故上下能相親

臣按進謂入見其君則思盡已之忠退謂出適私室則思補君之過無一時一念之不在君也有善焉承順之使之益進於善有惡焉正救之使之潛銷其惡此愛君之至者也臣以忠愛而親其君君亦諒其忠愛而親之非古昔盛時臣主俱賢無此氣象也後世人臣

有盡其忠愛而君反以為仇者吁可歎哉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犯者犯顔之謂非陵犯之犯也

臣按僞言不直謂之欺直言無隱謂之犯欺與犯正相反故夫子之告子路使勿欺而犯之以全其事君之直戒其欺君之僞也禮記謂事君有犯而無隱與此略同

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臣按道者正理也大臣以正理事君君之所行有不合正理者必規之拂之不苟從也道

有不合則去之不苟留也或謂不合則去毋乃非愛君之意乎曰此所以為愛君也君臣之交蓋以道合非利之也道不合而弗去則有苟為徇利之志是使君輕視其臣謂可以利籠絡之也君而輕視其臣何所不至惟大臣者能以道為去就則足以起其君敬畏之心敬畏之心存而後能適道臣故謂不合而去是乃所以為愛君也

孟子將朝王齊宣王也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

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東郭氏齊大夫其家有喪故孟子弔之公孫丑孟子弟子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孟子之從兄弟學於孟子者也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古者有疾自稱曰不能采薪謙辭也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丑氏齊大夫景子即景丑氏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

敬王也曰謂孟子惡歎辭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
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
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
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臣按孟子是時在賓師之位故其君有就見
之禮宣王託疾而要其朝敬賢之心不篤故
孟子亦託疾而不往也景子但知聞命奔走
爲敬其君不知以堯舜之道告其君者乃敬
之大者也僕隸之臣唯唯承命外若敬其君
然心實薄之曰是何足與言仁義此不敬之

大者也齊人之敬君以貌孟子之敬君以心故曰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祖禹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爲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其君之邪心唯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者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適音讁義亦同政不足間也間猶

非也

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格正也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臣按程頤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得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有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

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而故侍講張栻亦曰格之爲言感通至到也書曰格于上帝蓋君心之非不可以氣力勝必也感通至到而使之自消磨焉所謂格也 臣謂顚栻之言深得孟子本指故略著于此云

孟子曰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臣按孟子此言蓋謂事君者不在用兵廣地而在於善其君之身心當道謂其動合於理

也志仁謂心在於仁也君之所行皆合乎理而其心常在於仁則雖土地之狹不害於與湯文所以由七十里百里而王天下也君之所行不合乎理而其心不在於仁則雖土地之廣不能保其有楚之所以六千里而為讎人役也然道之與仁非有二也以事之理而言則曰道以心之德而言則曰仁孟子告齊梁諸君一曰仁二曰仁正欲其志於此也心存於仁則其行無不合道矣事君者其可不知此

春秋傳齊景公至自田晏子侍晏子名嬰字平仲齊之賢大夫子猶馳至造焉子猶梁丘據也齊嬖臣字子猶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亨魚肉亨與烹同言用六物煑魚肉以為食也燀之以薪燀音戰猶然也宰夫和之和去聲調也以洩其過言洩去其味之過者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鬷揔也假大也時靡有

爭此商頌烈祖之篇本言祭事晏子引之以為如和羹之既戒備既均平則總大政不待於言而時人自無爭者今據不然君所曰可據亦曰可君所曰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言只用水而不以醯醢鹽梅和之則不可食也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琴瑟皆樂也必有五音十二律然後聲和而可聽若專用一音一律則不可聽矣同之不可也如是

臣按古昔盛時明良會聚不惟都俞而有吁咈爲曰都曰俞者相可之謂也曰吁曰咈者相否之謂也惟其可否相濟所以爲唐虞之治衛侯言事自以爲是而羣臣和之若出一

口所以致亂亡也後之人主有所欲為率惡人之已異曰此沮吾之事也不知以否濟可乃所以成吾事而何沮之云惟斟酌劑量於可否之間如和羹然期於適口而已則其異也乃所以為同而其忤也適所以為順吁人主於晏子之言可不深味也哉

漢汲黯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其諫犯主之顏色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漢武帝也）上曰吾欲云云（言欲施仁義也）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

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戇謂愚直也羣臣或數黯數責也謂責其太直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誼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柰辱朝廷何黯病嚴助為請告嚴助亦時近臣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瘉人瘉與愈同勝也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孟賁夏育古勇士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如汲黯近之矣

臣按人臣之義以忠直為本故上取孔孟之言下迄汲黯之事欲人君知盡言極論者乃

所以爲尊君爲親上不惟容之而又當用之也從諛承意者乃所以爲欺君爲嫚上不惟察之而又當遠之也汲黯之直武帝以爲近於古社稷臣而卒不能用公孫弘輩乃寵任始終焉蓋帝之心以佞邪爲適已而不知其蓋已之疾也以忠直爲拂已而不知其成已之德也 臣故著此以爲來者之戒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四 臣事君之忠

伐木 亦小雅篇名周文武時詩燕朋友故舊則作之 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 須待也 親親

以睦（此一語揔上篇常棣而言）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其一章曰伐木丁丁（伐木相應之聲）鳥鳴嚶嚶（鳥鳴相和之聲）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喬高也）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相視也）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臣按鹿鳴之詩曰燕羣臣嘉賓是以臣為賓也伐木之詩曰燕朋友故舊是以臣為友也以臣為賓敬已至矣以臣為友敬益至焉故序者謂雖天子必須友以成得其指矣伐木非獨力而成故曰丁丁以其聲之相應也鳥

非獨鳴而和故曰嚶嚶以其聲之相求也伐
木微事且猶相應人其可無友乎鳴鳥微類
且猶相求人其可無友乎友之相須其重如
此故質之神明欲其有和平而無乖戾也玩
其詩止見爲人之求友而不見爲君之求臣
蓋先王樂道忘勢但知有朋友相須之義而
不見有君臣相臨之分故也詩凡三章皆言
燕樂之義二章曰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又曰
既有肥牡以速諸舅諸父者朋友之同姓而
尊者也諸舅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也三章

曰籩豆有踐兄弟無遠兄弟者朋友之同儕者也夫以天子之貴而尊其友曰父曰舅親其友曰弟曰兄此其爲尊德樂道之至也夫此其所以爲有周之盛也夫

萬章問曰萬章孟子弟子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挾謂恃也長謂年也不挾貴貴謂名位之尊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孟獻子魯賢大夫仲孫蔑也百乘之家謂大夫食邑可出車百乘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二賢人名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

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費小國惠謚也）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子思孔伋之字）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顏般王順長息皆賢人名）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平公晉君亥唐賢臣）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此言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餘同）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唐設食而公飽之也）然終於此而已矣（終於此謂其止如是）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舜尚見

帝（尚上也）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臣按孟子謂自天子至大夫皆有友賢之義然知友賢而未知用賢則猶未也蓋位者天位所以處賢者也職者天職所以命賢者也祿者天祿所以養賢者也三者皆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者也而晉平公之於亥唐特虛尊之而已未嘗處之以位命之以職食之

以祿也此豈王公尊賢之道哉必如堯之於舜然後為盡友賢之道矣夫貴貴尊賢其理本一然戰國之世人但知貴貴而不復知尊賢故孟子歷叙友賢之事而終欲以堯為法焉以堯之聖猶頼友以自輔而尊之如此則伐木求友之義信雖天子不可忘也

萬章問曰庶人名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

不名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繆公魯君亟數也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

臣按孟子此章又明賢者以道自重諸侯不得而友之義

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

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桓公齊君管仲齊相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先就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今天下地醜德齊醜類也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所教謂聽從於己者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所受教己之所從受學者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管仲伯者之佐猶不可召孟子學王道者也其可召乎

學記禮記篇名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尸祭主也說已見前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詔告也北面臣禮為師弗臣故無北面

臣按此二條又明王者有師臣之義不特友之而已湯之於伊尹文武之於太公望成王之於周公皆師之者也故仲虺之誥曰能自得師者王而傳亦有師臣友臣僕臣之别焉後世之君其能友臣者已不多得惟漢高帝之於子房光武之於嚴子陵昭烈之於孔明

庶幾近之若漢明章雖以師禮待其臣然所傳者特章句之業非三王四代之所謂師也至於僕隷之臣諾諾唯唯則無世不有君日以驕臣日以諂此所以多亂而鮮治也歟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五之朋友交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十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十一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舜亦以命禹

湯建中于民

孟子曰湯執中

臣按堯舜禹湯數聖相傳惟一中道中者何其命出於天地民受之以生者也其理散於事事物物之間莫不有當然一定之則不可過不可不及是所謂中也聖人遞興以此為

制治之準的曰執者操之以揆事也曰建者立之以範民也其體則極天理之正是名大中其用則酌時措之宜是名時中聖賢傳授道統此其首見於經者然必於危微精一用其功然後有以為執中之本惟

聖明參玩焉見前第五卷此章書言中

洪範周書篇名五皇極洪範九疇皇極居五皇君也極至也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五福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也用敷錫厥庶民敷布也錫與也庶衆也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淫邪也朋黨也人無有比德比謂私相比附

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謀慮者有為有施設者有守有操守者汝則念之不協于極協合也不罹于咎罹遭也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煢獨謂民之微賤者高明有位之尊顯者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羞進也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穀善也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辜罪也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咎過也無偏無陂偏不中也陂不平也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黨不公也王道蕩蕩蕩蕩廣遠也無黨

無偏王道平平平平平易也無反無側反反常也側不平也王道正直正直不偏邪也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會合而來也歸来而至也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敷衍也于帝其訓帝天也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朱熹曰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自漢孔氏訓皇極為大中諸儒皆祖其說獨嘗以經之文義語脉求之而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

者也故以極爲在中之準的則可而訓極爲
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爲天極脊棟之爲屋極
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
者於皇極之義爲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於
此而幷失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謬而終不
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姑亦無問其它但即
經文而讀皇爲大讀極爲中則夫所謂惟大
作中大則受之爲何等語乎今以熹說推之
則人君以一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湊面內
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

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絶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脩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為仁者莫能加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為孝者莫能尚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如挈裘

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
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
所以雖本於五行而究於福極而必以皇極
為之主也若箕子之言有曰皇建其有極云
者謂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
下也其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者謂人
君能建其極則為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
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
也其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云者
則謂民視君以為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則

是復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爲至極之
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
德惟皇作極云者則言民之所以能有是德
者皆君之德有以爲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
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
不罹于咎皇則受之云者則言君既立極於
上而下之從化或有淺深遲速之不同其有
謀者有才者有德者人君固當念之而不忘
其或未能盡合而未抵乎大戾者亦當受之
而不拒也其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

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云者則謂人之
有能革面從君而以好德自名則雖未必出
於中心之實人君亦當因其自名而與之以
善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為極而勉其實也其
曰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
其行而邦其昌云者則謂君之於民一視同
仁凡有才能皆使進善則人材衆多而國賴
以興也其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
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
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云者則謂凡欲正人者

必先有以富之然後可以納之於善若不能有所賴於其家則此人必將陷於不義至其無復更有好德之心而後姑欲教之以脩身勸之以求福則已無及於事而其起以報汝唯有惡而無善矣盖人之氣禀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以一律齊者是以聖人所以立極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引于下者至寛至廣雖彼之所以化於此者淺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者長養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其曰無偏無陂至于

歸其有極云者則謂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其
己私以從乎上之化而會歸乎至極之標準
也蓋偏陂好惡者己私之生於心者也偏黨
反側者己私之見於事者也王之義王之道
王之路上之化也所謂皇極者也遵義遵道
遵路方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則己歸于
極矣其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云者則言人君以身立極而布令于下則其
所以為常為教者皆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
之降衷也其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

行以近天子之光云者則謂天下之人於君所命皆能受其教而謹行之則是能不自絕遠而有以被其道德之光華也其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云者則謂人君能立至極之標準所以作億兆之父母而爲天下之王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首出庶物而履天下之極尊矣是書也原於天之錫禹雖其茫昧幽眇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箕子之所以告武王者則已備矣顧其辭之宏深奧雅若有未易言者然常虛心平氣而一再三反

復焉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但先儒不察乎人君所以脩身立道之本是以誤訓皇極作大中又見其詞多爲含容寛大之言因復認中爲含胡苟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極雖居中而非有取乎中之義且中之爲義又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有毫釐之差亦非如其所指之云也乃以誤認之中爲誤訓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爲至寛至廣之量其弊將使人君不知脩身以立政而墮於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

息卒至於是非顚倒賢否貿亂而禍敗隨之

尚何斂福錫民之可望哉

臣按洪範之書自漢儒以皇極爲大中後

人因之不敢輒議而箕子之本指於是湮

晦者數千載矣朱熹以其深造自得之學

始以人君立至極之標準爲言使有天下

者知其身在民上凡脩身立政必極其至

然後有以稱其至尊至極之位雖箕子復

生不易斯言矣以其關乎聖學之正傳君

道之大體故備其文而不敢殺庶以備

觀覽云　此章書言皇極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目條目也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程頤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

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

謝良佐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朱熹曰仁者本心之全德己謂身之私欲禮者天理之節文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

又曰顔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欲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無非天理之流

行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
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為己任而
不疑也
程子曰顏子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
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
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
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學者宜服膺
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視箴曰心兮本虛應
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
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

矣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内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無以察其幾非至健無以致其決故惟顔

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或問顏淵問仁而夫子告之以此何也朱熹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仁義禮智之性具於其心仁雖專主於愛而實爲本心之全德禮則專主於敬而實爲天理之節文也然人有是身則耳目口體之間不能無私欲之累以違於禮而害夫仁則自其一身莫適爲主而事物之間顛倒錯亂無所不至矣此聖門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顏子之問夫子特

以克己復禮告之蓋欲其克去有己之私欲而復於天理之本然則夫本心之全德將不離乎此而無不盡也

又曰己者人欲之私也禮者天理之公也一心之中二者不容並立而其相去之間不能以毫髮出乎此則入乎彼出乎彼則入乎此是其克與不克復與不復如手反覆如臂屈伸誠欲為之其機固亦在我而已夫豈他人所得與（音預）哉

又曰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而動於

內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内出而接於
外也內外並進爲仁之功不遺餘力矣然熟
味聖言以求顔子之所用力其機特在勿與
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爲天理自是而
流則爲人欲自是而克念則爲聖自是而罔
念則爲狂特毫忽之間耳學者其可不謹其
所擇哉
又曰性情之德無所不備而一言足以盡其
妙曰仁而已所以求仁者盖亦多術而一言
足以舉其要曰克己復禮而已盖仁也者天

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所得以為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是以未發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統已發之際四端著焉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惻隱之心無所不通此仁之體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為衆善之長也然人有是身則有耳目鼻口四肢之欲而或不能無害夫仁人而不仁則其所以滅天理窮人欲者將無所不至此君子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求仁之要亦曰去其所以害仁

者而已盖非禮而視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聽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言且動焉人欲之害仁也知人欲之所以害仁者在是於是有以拔其本塞其原克之而又克之以至於一旦豁然欲盡而理純則其胷中之所存者豈不粹然天地生物之心而藹乎其若春陽之溫哉默而識之固無一理之不具而無一物之不該也感而通焉則無事之不得於理而無物之不被其愛矣

臣按朱熹之於此章發明剖析無復餘藴

今具其文如右夫所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者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鼻之於臭古之於香臭通名之曰臭非如今人專以穢爲臭也四肢之於安佚是也四者之欲未克則欲勝而理泯安得有仁此所以貴乎克也克者戰勝攻取之謂私欲害人甚於寇賊故必勇往力行克而去之也原憲問克伐怨欲不行爲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克伐怨欲四者皆私意也原憲之所謂克欲以勝人而非克己之謂原憲但欲制之而不行便以爲

仁夫子所以不許之若克己則奮然決去之辭而非抑遏不行之謂如去惡木不但剪其枝條而必發撅其本根非顏子之大勇聖人肯輕許之哉仁之一字見於經者自仲虺之誥始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伊尹繼之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前乎此者如虞書所謂好生之德安民則惠即所謂仁而未有仁之名至商書而名始著然其所言大抵皆仁之用顏子之問孔子之答乃仁之體也二帝三王雖無己之可克然

舜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成湯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以禮制心其用功初無異於顏子也蓋必有顏子之仁而後有二帝三王之仁此成已成物之相為終始也有天下者曷嘗無好仁之心而為仁之難反甚於學者以物欲之為害者衆也詞人作賦乃以是許漢光武焉曰克已復禮允恭乎孝文自今觀之光武則誠賢矣然廢正后易太子皆私欲之為也其得以是稱乎若唐太宗之濟世安民不可謂

無仁之用者原其所本亦以其從諫改過粗知所以自克者故其效亦不可揜惟其自克之功少而自縱之失多故僅能為太宗之仁而不能為二帝三王之仁惟聖明之君立志務學以帝王為的而不以漢唐自安則於孔門克復之功正當俛焉以用其力必至於天理全而人欲泯則天下歸仁有日矣臣不勝惓惓

此章書言仁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貫通也曾子曰唯唯者應之速而無疑也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

道忠恕而已矣（而已矣者竭盡無餘之詞）

朱熹曰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又曰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乎此而難言之姑借學者盡己推己之

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盖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則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

程頤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

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
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爲能達此此孔子所
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
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違道
不遠是也斯乃下學上達之義又曰忠恕違
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此又就
下教人
朱熹又曰忠是根本恕是枝葉一者忠也以
貫之者恕也忠因恕見恕由忠出又曰天地
則無心之忠恕聖人是無爲之忠恕學者則

有爲之忠恕或問聖人之忠即是誠否曰然聖人之恕即是仁否曰然在學者言之則忠近誠恕近仁又曰忠一本恕萬殊一本是統會處萬殊是流行處又曰忠恕一貫之注脚也

臣按一貫之指朱熹盡之矣是豈惟學者所當知哉夫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洪纖小大各正性命爲人君以一身應天下之務苟不知道之大原而欲隨事隨物以應之各當

其理難矣故忠恕者人君應萬務之本也
聖明在上誠能即先儒之說深窮其指而
力行之則一心可以宰萬物一理可以貫
萬事而聖門之功用在我矣

中庸 孔子之孫子思作

程頤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
朱熹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謂庸平
常也或問名篇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為言呂
氏專以無過不及為說二說固不同矣子乃
合而一之何也曰中一名而有二義程子固

言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偏不倚云者程子
所謂在中之義未發之前無所偏倚之名也
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之道也見諸行事
各得其中之名也蓋不偏不倚猶立而不近
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無過不及猶行而不
先不後理之當事之中也故於未發之大本
則取不偏不倚之名而所以為無過不及之
本體固在於是及其發而得中也雖其所主
不能不偏於一事然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
乃無偏倚者之所為而於一事之中亦未嘗

有偏倚也故程子又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含喜怒哀樂在其中而呂氏亦曰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而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是則二義雖殊而實相為體用此愚於名篇之義所以不得取此而遺彼也曰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言之而子以為平常何也曰唯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若驚世駭俗之事則可暫而不得為常矣二說雖殊其致一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朱熹曰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而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又曰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慎獨而精之以至

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時不然則極其
和而萬物育矣盖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
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
氣亦順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
聖人之能事而非有所待於外也
或問中和之義朱熹曰天命之性萬理具爲
喜怒哀樂各有攸當方其未發渾然在中無
所偏倚故謂之中及其發而皆得其當無所
乖戾故謂之和謂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道
之體也以其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該故曰

天下之大本謂之和者所以著情之正道之用也以其古今人物之所共由故曰天下之達道蓋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於人心者其體用之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然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惟君子自其不睹不聞之前而所以戒慎恐懼者愈嚴愈敬以至於無一毫之偏倚而守之常不失焉則為有以致其中而大本之立日以益固矣尤於隱微

幽獨之際而所以謹其善惡之幾者愈精愈
密以至於無一毫之差謬而行之每不違焉
則爲有以致其和而達道之行日以益廣矣
致者用力而推致之以極其至之謂致焉而
極其至至於靜而無一息之不中則吾心正
而天地之心亦正故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而
天地於此乎位矣動而無一事之不和則吾
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故充塞無間歡欣交
通而萬物於此乎育矣然則中和果二事乎
曰觀其一體一用之名則安得不二察其一

體一用之實則此爲彼體彼爲此用如耳目之能視聽視聽之由耳目亦初非有二也
臣按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此參天地贊化育之事也可謂難矣然求其所以用功者不過曰敬而已盖不睹不聞之時而戒懼者敬也已所獨知人所未知之時而致謹者亦敬也靜時無不敬即所以致中動時無不敬即所以致和爲人君者但當恪守一敬靜時以此涵養動時以此省察以此存天理以此遏人欲工夫到極處即

所謂致中致和自然天地位萬物育如箕子洪範所謂肅乂哲謀聖而雨暘燠寒風應之董仲舒所謂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則陰陽和風雨時諸福之物莫不畢至皆是此理惟

聖主深體力行之毋憚其難而不爲則天下之幸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王肅本有反字朱熹從之

朱熹曰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惟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是

又曰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取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程頤曰欲知中庸無如權權須是時而為中特以手足胼胝禹也閉戶不出顏淵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為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為中權之為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為權義也

又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廳之中為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初寒時則薄裘為中如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

世為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或曰男女不授受之類皆然曰是也男女不授受中也若喪祭則不如此矣

楊時曰知中則知權不知權則是不知中也知一尺之物約五寸之中而執之中也一尺而厚薄小大之體殊則所執者輕重不等矣猶執五寸以為中是無權也蓋五寸之執長短多寡之中而非厚薄小大之中也欲求厚薄小大之中則釋五寸之約而唯輕重之知

而其中得矣故權以中行中因權立中庸之
書不言權其曰君子而時中蓋所以爲權也
臣按程頤之論時中至矣楊時因其說而
推明亦有補焉易之道以時義爲主如乾
之六爻當潛而潛中也當潛而見則非中
矣當飛而飛中也當飛而潛則非中矣它
卦亦然洪範三德當剛而剛中也當剛而
柔則非中矣當正直而正直中也當正直
而或剛或柔皆非中矣推之事事物物莫
不皆然此人君撫世應物之大權然必以

致知為本惟
聖明深體焉
以上論吾道源流之正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十一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十二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朱熹曰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
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人
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
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
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
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而後可以明
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而後可以誠身
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
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
以下之事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此誠

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以下則勇之事也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之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至於愚而明則擇善之効柔而強則固執之効也

吕大臨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

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
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
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欲以變其不美
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
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

或問誠之為義其詳可得聞乎曰難言也姑
以其名義言之則真實無妄之云也若事理
之得此名則亦隨其所指之大小而皆有得
乎真實無妄之意耳蓋以自然之理言之天
地之間惟天理為至實而無妄故天理得誠

之名若所謂天之道鬼神之德是也以德言之則有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爲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誠之名若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是也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亦誠也一事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是則大小雖曰不同然其義之所歸則未始不在於實也曰然則天理聖人之所以若是其實者何也曰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此常物之大情也夫天之所以爲天也冲漠無眹而萬理兼該無所不具然其爲體則一而已

矣未始有物以雜之也是以無聲無臭無思
無爲而一元之氣春秋冬夏晝夜昏明未嘗
有一息之謬天下之物洪纖巨細飛潛動植
亦莫不各得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
毫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爲實而不妄者也若
夫人物之生性命之正固亦莫非天理之實
但以氣質之偏口鼻耳目四肢之好得以蔽
之而私欲生焉是以當其惻隱之發而忮害
雜之則所以爲仁者有不實矣當其羞惡之
發而貪昧雜之則所以爲義者有不實矣此

常人之心所以雖欲勉於為善而內外隱顯
常不免於二致其甚至於詐偽欺罔而卒墮
於小人之歸則以二者雜之故也惟聖人氣
質清純渾然天理初無人欲之私以病之是
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義則表
裏皆義而無一毫之不義其為德也固舉天
下之善而無一事之或遺而其為善也又極
天下之實而無一毫之不滿此其所以不勉
不思從容中道而動容周旋莫不中禮也曰
然則常人未免於私欲而無以實其德者奈

何曰聖人固已言之矣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耳夫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如是為善而不能不為知其如是為惡而不能不去則其為善去惡之心固已篤矣於是而又加以固執之功雖其不睹不聞之間亦必戒謹恐懼而不敢懈則凡所謂私欲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中自將消磨泯滅不得以為吾之病而吾之德又何患於不實哉是則所謂誠之者也

又曰自然而實者天也必期於實者人而天

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由也)自明誠謂之教明則誠矣

誠則明矣

朱熹曰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

可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
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
誠為能化

朱熹曰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
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
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
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
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
明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
天地並立而為三也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

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
積中而形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
發越之盛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
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盖人之性無不同而
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
之其次則必自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
以各至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
著動變之効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
至誠之妙初不異於聖人也
又曰盡己之性如在父子則親在君臣則義

在兄弟則愛之類已無一之不盡盡人之性如黎民於變時雍盡物之性如鳥獸魚鼈咸若如此則可以賛天地之化育皆是實事非私心之做像也

又曰人在天地中間雖止是一理然天人所為各自有分人所能為者天有所不能為如天能生物而耕種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溉必用人火能熯物而薪爨必用人財成輔相必用人為非賛助而何

呂大臨曰堯命羲和欽若昊天若民之析因

夷隩鳥獸之孳尾希革毛毨氄毛無不與知則所贊可知贊者行其所無事順以養之而已天地之化猶有所不及必人贊之而後備則天地非人不立故人與天地並立而為三

臣按贊化育參天地乃至誠之極功而其本則盡己之性而已此聖人所以可學而至也其次致曲即學之事臣謂曲猶曲禮之曲蓋聖人生知安行不待致曲自能盡性自大賢以下則必於纖微委曲而用其功即前章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意

顏子之四勿曾子之三省皆致曲之事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朱熹曰誠之為言實而已矣然此篇之中有
以理之實而言者如曰誠之不可揜之類是
也有以心之實而言者如曰反諸身不誠之
類是也讀者各隨文意所指而尋之則其義
各得矣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以
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
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
至終皆實理之所為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

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為也此所謂誠者物之終始者然也苟未至於聖人而其本心之實猶未免於間斷則自其實有是心之初以至未有間斷之前所為無不實者及其間斷之後以至于未相接續之前凡所云為皆無實之可言雖有其事亦不異於無有矣如曰三月不違則三月之間所為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於無實蓋不違之終始即其事之終始也日月至焉則至

此之時所爲皆實而去此之後未免於無實
蓋至爲之終始即其事之終始也是則所謂
不誠無物者然也以是言之則在天者本無
不實之理故凡物之生於理者必有是理方
有是物未有無其理而徒有不實之物者也
在人者或有不實之心故凡物之出於心者
必有是心之實乃有是物之實未有無其心
之實而能有其物之實者也程子所謂徹頭
徹尾者蓋如此也
臣按此章之義上下皆所當知自人君言

之必有修德之實心然後有修德之實事有愛民之實心然後有愛民之實事未有無是心之實而能有其事之實者也以是推之餘莫不然是故君子實之為貴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臣按君臣父子以至朋友之交此五者天下共由之路也故曰達道知仁勇三者人所同

得也故曰達德道雖人之所共由然其知不足以及之則君之當仁臣之當敬子之當孝父之當慈也未必不昧其所以然知雖及之而仁不能守仁雖能守而勇不能斷則於當行之理或奪於私欲或蔽於利害以至蔑天常而敗人紀者多矣故曰所以行之者三德雖人所同得然或勉強爲或矯飾爲則知出於數術仁流於姑息勇過於彊暴而德非其德矣故行之必本於誠一者誠也三者皆眞實而無妄是之謂誠德至於誠則以之爲君

必盡君道以之爲臣必盡臣道處夫婦昆弟朋友之間無不盡其道者漢高帝溺嬖寵而兆人彘之禍以私欲蔽其知也晉武帝違親命而虧介弟之恩以讒賊害其仁也唐太宗於廢承乾立子治之際幾不能決以愛牽其勇也然則人君之於三德其可使有一之闕哉其可有一之不出於誠哉以上皆言誠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臣按前章既言三達德此又教人以入德之路也夫智必上智仁必至仁勇必大勇然後為至然豈易遽及哉苟能好學不倦則亦近乎智矣力行不已則亦近乎仁矣以不若人為恥則亦近乎勇矣蓋好學所以明理也力行所以進道也知恥所以立志也能於是三者用其功則所謂三達德者庶乎可漸致矣知斯三者則修身治人之道不外乎此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特推之而已爾此章言智仁勇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

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臣按孟子七篇以仁義爲首此造端託始之深意也程頤有曰孔子言仁未甞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可謂有功於聖門矣梁惠一章臣已著之義利篇故不悉錄

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臣按仁者心之德心存於仁則安反是則危

義者心之制身由於義則正反是則邪二者皆吾所自有而甘心於自棄焉是虛至安之宅而託曠蕩之野背至正之路而趨荊棘之塗此聖賢之所深哀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臣按人之與物相去亦遠矣而孟子以爲幾希者蓋人物均有一心然人能存而物不能存所不同者惟此而已人類之中有凡民者

亦有是心而不能存是即禽獸也惟君子能存之所以異於物耳若大舜之聖則明乎物之所以爲物察乎人之所以爲人不待於存而自存蓋存之者猶待於用力舜則身即理理即身渾然無間而不待於用力所謂生知安行從容中道者是也由仁義行則身與理一行仁義則身與理二然未至於舜則所以行仁義者正所當勉也行而久久而熟熟而安則與由而行者亦豈異哉此湯武反之之事有志於學聖人者不可以不勉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臣按王子墊者必當時國君之子天子諸侯之子其未命者皆曰士觀其所問與孟子所告則其人必有志者也殺一無罪則非仁非其有取之則非義方是時天下之戰國七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其戮及無罪者衆矣此不仁之甚也侵人土疆奪

人寳貨非其有而取之者衆矣此不義之甚也然當時之君習於為此未必知其為不仁不義也故孟子斥而言之使以不仁為戒而所居常在乎仁以不義為戒而所由常在於義如此則大人之事備孟子此言所以救横流之禍全生民之命者其功豈少哉為人君者當味斯言以自警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欲穿窬

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

臣按孟子此章教人以善推其所爲也夫有所不忍有所不爲者此心之正也能即是心而推之雖所忍者亦不忍即仁也雖所爲者亦不爲即義也如無欲害人此所謂不忍也私欲一動則不忍者有時而忍矣無欲穿窬此所謂不爲也私欲一動則不爲者有時而爲矣惟能即是心而充之害人之事固所不欲其未至於害人者亦皆不欲仁其可勝用

乎穿窬之事固所不為其未至於穿窬者亦皆不為義其可勝用乎爾汝人所輕賤之稱知恥者之所不肯受此所謂羞惡之心也能自此充之則無所往而非義也大抵人之本心無不善者由其以利欲汩之而失其本心故侵尋蹉跌遂流於不善如百步之走則知恥之而五十步則不以為恥曷若併五十步而無之乎月攘一雞則知恥之歲攘其一則不以為恥曷若併歲攘而不為乎知此而後知孟子充之之説以上兼言仁義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也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臣按此孟子指言仁義知禮樂之實使人知所以用力之地也仁義之道大矣而其切實處止在於事親從兄蓋二者人之良知良能天性之眞於焉發見欲爲仁義者惟致力乎此而已否則悠悠然汎汎然非可據之實地矣眞知斯二者守之而不去則智之實節文

斯二者適隆殺之宜則禮之實於斯二者行之而樂有從容安適之意無勉强矯拂之為則樂之實蓋天下之善未有出於事親從兄之外者苟至於樂則方寸之間油然自有生意數暢條達自不可已足之所蹈手之所舞亦將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然非深玩而實體之其能識此味乎此章兼言仁義智禮樂

孟子曰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禦止也是不智也

朱熹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

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也故曰安宅

臣按仁者我所自有苟欲為之誰能止者乃甘心於不仁豈非不智乎故仁智二者常相須焉不仁斯不智矣不智斯不仁矣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

臣按天下之理一而分則殊凡生於天壤之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氣者也是之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體民者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矣是之謂分殊以其理一故仁愛之施無不徧以其分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若以親親之道施於民則親疎無以異矣是乃薄其親以仁民之道施於物則貴賤無以異矣是乃薄其民故於親則親之於民則仁之而於物則愛之合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此二帝三王之道所以異於楊墨

也此章言仁之施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張栻曰仁者非有意於榮仁者固榮也在身則心和而氣平德性尊而暴慢遠在家則父子親兄弟睦夫妻義長幼序推之於國而國治施之於天下而天下平無往而不榮也若夫不仁之人咈理而徇欲一身且不自保況其它乎夫人之情孰不惟辱之惡而自處於不仁則以私欲蔽之而昧夫榮辱之幾故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臣按孟子此章明白峻厲自天子以至庶人皆當佩服以自警也然所謂不仁者非他縱人欲以滅天理而已人欲縱而天理滅其禍至於如此可不畏哉

孟子曰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麗數也億十萬也上

帝既命侯于周服（言爲周之諸侯也）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膚美也敏達也祼將祭事也）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臣按此大雅文王之詩也以商之孫子而爲周之諸侯以殷之美士而奔走周廟之祭天命何常之有哉成湯惟其仁也故天命歸于商紂惟其不仁故天命轉而歸周商之孫子其數以十萬計可謂衆矣而不能存商者以

周之仁雖衆無所用也孟子舉此以明國君好仁則天下無能敵者歎當時之不然也前後三章而三取喻曰惡濕而居下也惡醉而強酒也執熱而不以濯也其警世主也深矣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臣按自昔危亂之世未嘗無忠言祖伊嘗諫紂矣召穆公嘗諫厲王矣李斯嘗諫二世矣而三君不之聽者蓋其心既不仁故顛倒迷

繆以危為安以菑為利以取亡之道為可樂也夫人君孰不欲安存而惡危亡而其反易至此者私欲蔽障而失其本心故爾武帝垂老而能聽田千秋故漢不至於亂德宗播遷而能聽陸贄故唐不至於亡信乎不仁而可與言猶可以存其國也雖然亦僅免於亡而已若仁人在上雖居治安之世而樂聞危亂之言是以長治久安而無後患吁此豈武帝德宗之所及哉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

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壙曠野也）故為淵敺魚者獺也（獺食魚之獸也）為叢敺爵者鸇也（鸇鷹類擊鳥雀）為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臣按此章之要在於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之二言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父母於子心誠求之所欲

者無不與所惡者無不去君之於民何獨不然當戰國時禽獸其民往往施之以所惡故孟子激切而言之夫仁者豈有心於天下之歸已哉水就下獸走壙理之自然非有爲而爲之也故張栻有言循天理而無利天下之心而天下歸之者三王之所以王也假是道亦以得天下者漢唐是也故秦爲漢敺者也隋爲唐敺者也爲人上者其可不鑑于茲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公孫丑

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謂使太子申與齊戰為齊所虜也

臣按人之情孰不愛其所親而梁惠王乃倒置若是者以貪得之心勝故天理熄滅人欲橫流而至於斯極也朱熹謂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自疎及親斯言盡之矣嗚呼梁惠以土地之故驅子弟以殉之故孟子譏其不仁後世之君有以信讒殺子如漢武帝

唐明皇者其事雖異其心則同蓋梁惠貪得
故驅之以戰而不衈二君𢙣失故因讒殺之
而不復辨皆由私欲之蔽而喪其本心故也
孟子之言仁於君道爲尤切故備著于篇云
以上專言仁
以上論吾道源流之正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十二